

王仲荦主编

历史论丛

第四辑

齐鲁书社



PDF

目 录

章太炎先生清末旅台论文一束·····	(1)
清廷侦获通臣论·····	(2)
台湾设书藏议·····	(4)
论清旗田·····	(7)
谆劝垂纶·····	(9)
书清慈禧太后事·····	(10)
俳谐录·····	(12)
平矿论·····	(13)
祝天论·····	(15)
刻包氏《齐民四术》第二十五卷序·····	(18)
答康有为书〔附〕康有为来书·····	(20)
人定论·····	(22)
论亚东三十年中之形势·····	(24)
党碑误凿·····	(26)
论学校不宜专校语言文字·····	(28)
答梁卓如书·····	(30)
绝颂·····	(32)
书《原君篇》后·····	(34)
台湾祀郑延平议·····	(36)
摘《楞严经》不合物理学两条(一)·····	(38)

摘《楞严经》不合物理学两条(二)·····	(40)
非岛属美利害论·····	(42)
论医师不宜休息·····	(44)
三门割属意国论·····	(45)
究移植论·····	(47)
失机论·····	(49)
东方格致(一)·····	(51)
东方格致(二)·····	(53)
东方格致(三)·····	(54)
东方格致(四)·····	(56)
东方格致(五)·····	(57)
东方格致(六)·····	(58)
东方格致(七)·····	(60)
东方格致(八)·····	(61)
东方格致(九)·····	(62)
东方格致(十)·····	(64)
东方格致(十一)·····	(66)
东方格致(十二)·····	(67)
《论语》“权”字义疏	
——《中国权说史略》第二章初稿·····	赵纪彬(69)
《坚白论》结构试探·····	杨俊光(90)
《吕氏春秋》的独特风格和创新精神·····	牟钟鉴(104)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和宋明理学·····	余敦康(121)
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	
——兼评“气”的一元论·····	祝瑞开(145)
《史记》体例论述·····	许绍光(166)

读《史记会注考证》识异	李廷光 (178)
明清之际三子之异同	孔 繁 (201)
王夫之与老庄哲学	李 申 (215)
王夫之历史观研究	韦典华 (244)
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	侯宜杰 (274)
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(下)	胡绳武 金冲及 (316)

章太炎先生清末旅台论文一束

编者按：1898年9月，清政府下“钩党令”，章太炎先生避地台湾，于12月4日（阴历10月21日）抵达台北。《台湾日日新报》12月7日发表《社员添聘》消息一条云：“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，号枚叔，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北，现已入社整顿寓所矣。”

次年6月10日（阴历5月3日），先生又由基隆转赴日本，住台湾者半年余。

太炎先生旅台事迹，《太炎先生自编年谱》和《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》，记得都很简略。据他写给汪康年的信和《台湾日日新报》，知道太炎先生初抵台北，即到台湾日日新报社任职，自此至1899年6月，他在《台湾日日新报》上发表了不文章，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章氏在台湾旅居半年，由于经常抨击清政府，并同情康、梁，因此为该报所不容，才仓卒去台。

章氏在台论文，皆先后在《台湾日日新报》发表。经日本群岛高等专门学校阿川修三先生辛勤搜集和发现。1982年，日本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特地复制寄赠，并志谢意。

清廷侦获逋臣论

昨读新报有云：“清廷西太后，密谕驻扎东京公使，令谋缚康有为，若不能，亦必设法杀之。”嘻异哉！吾不意圣神文武自比于补天之神娲者，而竟为此穿窬草窃之行也。夫有为之功罪，天下异议，而凡毗于后党者，则固欲得而甘心，此无足论者。独以公法论之，彼既遁于日本矣，将声罪致讨而执之乎？抑将诱而执之乎？其声罪致讨而执之也，则出国门一步，而有司之治，已不能假借于我。公使虽智勇绝人，其能抗违公法，以闯入邻国所治之域哉！以其诱而执之也，必给之陷入使馆，而后公使得施其全权，割之割之，炮之炙之，可以惟吾所欲为。虽然，往者龚照瑗之于孙文，尝有是举矣，而卒为英人所迫胁，索之生还。夫孙文以医药小技，鼓动黔粤之民，一旦果能揭竿而起，其有益于中国与否，尚未可知，而英人已护之如是。今有为柄用，百日之政，粲然见于记载，中外贤哲，莫不喁喁想望风采，其与夫孙文者，岂直舆薪秋毫之比哉！苟可赎也，人百其身。为日人者，将竟听其陷入于奔获而弗之救耶？是又不可得之数也。二者皆不可得，而为设法杀之之计，以清室之文母，为异国之荆轲，事果可成，受盗贼之名何害，吾特恐纪纲整飭之国，徼巡警柝，皆不若中国之疏，狙击未成，而身先受盗贼之戮，辞所连染，则且以长信詹事为渠魁。其为邻国观笑，岂有既哉。

且有为之抵芝罘，太后已夺政也，其获救于重庆商船，虽未入吴淞口，而已在蓼角嘴以内也，不能执之于国，而欲执之于邻，不能刺之于口岸之内，而欲刺之于重瀛之外，是犹待虎兕之出柙，而方责虞人以具弓矢张置罗也，岂不远哉。

虽然，吾闻某星使者，盖尝入保国会，而后以倒戈得志者也，其少时尤狙诈无行，天性未革，常思得康有为以为功。惧其所遣壮士，爆药匕首，已骈布于三神山之下矣，为有为者，其亦慎所进止，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！

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6日，署名为蕲汉阁主稿。蕲汉阁主，即章太炎。

台湾设书藏议

民之智愚穷，岛与大陆均也，然而或为僻壤，或为文明之国者，何哉？天地以江海之峡分町畦，处乎一畦者，其礼俗风教，老身长子，而不与比邻相迺达，是以智民伏匿，稚愚之萌，齧卷而无所寤。虽然，化其偏者则视乎土宜，因乎民俗，操剂量而致之中和也已矣。

台湾者，闽南之大屿也。吾闻西方测候家之言曰，自雪山以东，赤道以北，恒风所发，其枢自台湾始。故其民剽悍而劲，濒海舄鹵，以鱼盐为业，士则带刀习技击，藝文疏阔，具闽学之体，而稍迟衰微。曩隶支那，澶漫为礼，摘僻为乐，以声病帖括困其民，齷齪苛细，非其所好也。自午未而降，疆场之地，一彼一此，而归乎东国。东国种教，故与支那如合契，独其在官之政，不能无小异，其语言又待舌人而通，与接为构，勿得其樞，故习于东学者，若骐驎越淡水，仰睇厦门，而逮乎侯官，俛睇香港，而逮乎番禺。其舟楫之贾，逐什一以为利，所操皆每生之具，未有资图籍归者，欲被民以文化而不可得也。故习于汉学者，若连理之木。嗟乎！逝者之日滔也，养夜之不暘也，吾黄人若是也久矣。台失教百年，曩版图未易，法度弛顿，尚归咎于学官之失职，今违乱国而之治世，犹自安朴僿，不与偕大道，其诸锢于习俗而未之脱乎？其必非吾台民之始愿可知也。

余以鄙生，效轻材，讽说于禹域，遭时不淑，党锢祸起，同志婴戮，仓黄南走，负继沪尾，甫解维进其里，父老与语，民气之刚柔，法禁之缓急，稍稍得大略。比入闾塾，则东国小学之塾，亦宾然成行列，以教童龀而不以造成人，意稍嫌之，吾意都会之间，一丈之室，必有声出金石而通乎经世先王之志者，欲徵驾求之不可得，则又以为声病帖括之困，数年不瘳，今政俗既易，其当瞑眩而汗下无疑也。梓匠医方，言虽不文，必有通乎重力生物之学者，欲徵驾求之，又不可得。

客有复于余者曰：“自烽燹之祸，坟籍耗教，学者所操业尽矣，未尝为牧而群生于奥，未尝为田而鹑生于矣，其可得乎？将与之从事于学塾，则书童之竹笞，壮夫其倦学焉。其抑者厚资其俊乂而使之游历于邻域欤？费固不貲，其士庶亦悼于行远州，居私议，惟请于太府，闾置书藏以棣通万物，费不过二万金，而士夫之浸溉者已多，斯殆可乎？”

余曰：“有是哉，昔王伯厚氏有言曰，自王子朝以典籍奔楚，于是倚相、观射父皆诵古训以华其国，而《楚辞》与《周南》同风，典籍之益人也如是。夫荆楚之域，筓路蓝缕，其民腾蹕于枳棘之间，一朝得册籍于柱下，而民智恂达，若出幽谷。今台之民，皆漳泉旧民也，虽越海而处，询其故俗，有黄幼平民之遗学焉。中据赤嵌，又舜水朱氏之所以发德音也。其与夫筓路蓝缕而腾蹕于枳棘之间者，其亦远矣。苟建书藏，时有所假贷逐录，将鳧噪以承之，薰被以诵之，于翟以舞之，不过三年，而其气足以大遂，人宵天地，夫何远哉！乃若其书，则取于和汉者各半，姑缓西文焉，于二国之籍，简其要言，而去其华辞，先其普通，而后其专门之学，以三万卷为率，使能者为之目录，分别部居，而撮举其大旨，以为缀学者涂径。夫

台民之孟晋逮群，异时必有超轶乎大陆者，是则所谓视乎土宜，因乎民俗，操剂量而致之中和者也。因论次其语，以谗疆吏之开化于是者。

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8日，署名章炳麟。

论清旗田

满州入关以来，以近京五百里民地圈给八旗，而田之者皆汉人，秋冬输租，以庄头主其事。唯此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游民，乃安坐而食之，生齿日繁，啗食不给，于是有质之汉人者。乾隆四十四年，户部赎八旗入官老圈地二万七千余顷，令直隶州县，徵租解部，于年终普赏一月钱粮。此其所以待满蒙者至厚，然而玉卮无当，终不可满，食之者疾，为之者舒，乃使为饿殍流徙而后止。古者或头会箕敛以饱枝官，乃英主黷武，则亦横征于下，未有虚郡国仓廩以养旧京百族之民者。夫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一妇不织，或受其寒，于是业剧财匮，而屯田之议起。

当乾隆初，御史范咸言宜建兴京为都会，择可垦种之地，遣旗人前驻牧。其余如永吉州、宁古塔、黑龙江，幅员不下四五千里，其间或设牧厂，或废为闲田，甚可惜也，宜使旗人屯种便。直隶总督孙嘉淦以为独石口北行三十里，即为平原广野，又五十里为红城子，又百余里为开平城，其间可耕之田，不下数万顷。张家口外北行七十余里为兴和城，西行百余里为新平城，其间可耕之田，亦不下数万顷，宜择近城平方宽衍者，划为公田，余为民田，每垦民田二顷者，必令垦公田口顷，民田以为世业，公田分给旗人。议者以为不便，格不行，惟拨往拉林屯垦。嘉庆十一年，议以八旗闲散屯吉林，会秋收

不丰，事中止。至十九年，始设中左右三屯于吉林之双城堡，袤七十里，广百三十里，地以响计，大响十亩，而得粮四五石，肥者自倍。一石之粟，准食石二有半，分三屯为百二十屯，凡地九万数千垧，人三十垧，三十户而一屯，然多吉林奉天土著，而自京师发往者寡。时吉林将军富俊欲屯伯都讷围场，以为可得地二万余垧。道光初，吉林将军松筠又请开养什牧及大凌河马厂，议亦格不行。至今七十年，畿甸之地，孳乳日多，生计日促，仰给南漕，犹如故也。

嗟乎！自长城以内十九布政司，民数至四百兆，深耕疾耨，老弱尚有冻馁者，又取其余以养贍满蒙，欲民生之不匮，左藏之不罄，何可得也。且所以养贍之者，为其可以成劲旅也，发捻以来，南征北讨，无八旗一卒，其效与绿营等，今绿营将改为练军，而八旗之素餐如故，呜呼！其优恤过于丰沛父老矣。乃者索伦东海诸部，蚕食于俄罗斯，为八旗子弟者，宜以屯田兼兵事为汉人纾生计，为国家效死力，及今营之，犹以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，而枋政者，或护惜之，故曰乾鹊之爱其子也，哺之稻粱，不使高飞，以为同翔槽巢之间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与我争也，雕鹗至，攫而食之，又焉得故巢一寸也。

本文1898年12月18日，署名刺汉阁主。

淳劝垂纶

天地之美利在山曰冶，在泽曰渔，以其俛拾即是，不必以恒产制之也，而开矿之利，所费已多，或至折阅，且使无验苗之矿师，亦未便瞽瞍从事，若以捕鱼为生，则所资长物，不过一艇一罾，植竿而泊，张罗而取，无水耕火耨之劳，而有割鲜烹肥之乐，此尚父子陵所以甘心于是也。

台北自沪尾入口，溯淡水港，澄流三十里，水族所聚，钓徒所资，无过是者，而尺泽之鲋，贵哉盈千，岂其从事于渔钓者少欤？吾闻斥鹵之地，其民皆鬻窳而偷生，独绝流垂饵，则皆所乐趣，今何其寂寂也。台地绵亘二千里，土膏愤盈，称为富饶，而千金之家，未云駢衍，榛狉之气，不尽涤除，固由地利未尽，抑亦鬻窳偷生之效也。即渔钓一端，已可概见。所愿稍忍劳苦，从事垂纶，则饭稻羹鱼之乐，必有甲于南洋群岛者。世有豫且其人乎！吾将舍豪素而从之游矣。

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18日，署名为新汉阁主。

书清慈禧太后事

革政之狱，世或以斩断果贼，聘貽于慈禧太后，谓其始仁慈而终阴鸷，岂晚节之堕耶！呜呼！为是说者，其可谓以蠡测地，以锥视文，终身陷其埃壘之中而不悟矣。夫女戎召祸，残害不辜，自古以然。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，尤其天性然也。始听政则有肃顺之狱，将反政则有朝鲜大院君之狱，复出训政，则有康有为、谭嗣同之狱，一人之身，而齿牙为猾，以珍戮志节之臣者，至于三数，而犹谓其晚节之堕，是犹以黏牡哺肝，叹惜于盗跖，而怪阳虎以不当窃宝玉大弓也，岂不远哉。

初肃顺者，宗室子也，性抗厉好任事，以郎中起家，文宗才之，稍益擢用，数年骤至大学士。每视事，辄藐其同列，同列争欲刺刃者，以上方向用，无以撼也。洪秀全据江宁淮汉以南，所在倣效，曾国藩以在籍侍郎，统练勇，战或出其境，所至克捷，湘军始重。大臣祁寯藻等阴逐之，赖肃顺为保全。左宗棠初在湖南幕府，威数推寇，权藉甚，湖广总督官文害其功，密腾谤书以闻，上命廉得实迹，即就地以军法斩之。湘潭人王闿运者，故馆肃顺所，为求救，肃顺亦愤厉不平，立属鸿臚卿潘祖荫草奏为雪谤，而已自枢府左右之，乃复下诏贲宗棠，会胡林翼荐宗棠可大用，遂以举人赏加四品卿衔，其后定浙粤，平陇右，功烈无比，皆肃顺力也。呜呼！粤寇之救，人以归功于沅湘诸将，而勿知发纵指示者有人焉，此其于支那，

诚功罪参半，而在清室，则固与酈侯、子房比。及创痍既定，诸大帅钐茅土赐铁券者，盖以十数，未有以高鸟之尽，抱恨于藏弓者，而肃顺则先以诬拘死矣。始慈禧太后得幸文宗，生毅皇，文宗知其性黠猾，即千秋万岁后，必窃枋为宗社祸，阴欲效汉武杀钩弋夫人事，以访于肃顺，肃顺颺之，未泄也，奄人有漏其言者，为求援宣宗故妃，遂不果。咸丰十一年，上崩于热河，太后先入都，肃顺方护梓宫在途次，其旧怨刑部尚书赵光等阴嫉太后使垂帘听政，遽发命以谋篡诬肃顺，即道中擒治之，械送京师，斩菜市，盖垂帘之事，自元以来，六百年不见于载籍矣，一朝返之，而其祸败如是，甚矣女戎之为害烈也。

其后朝鲜大院君李是应者，以不悦于闵后，仇厉守高，因发讷啤其士卒，而闵氏行贿于中国诸要人，以达上听，太后命提督吴长庆就执是应，安置直隶。余以所闻，是应为人，其骨鲠持风节，大与肃顺等，当朝鲜外戚柄用时，权势熏灼，朝野侧目，舆金犖璧，日趋门下者无訾算，政以贿成久矣，自是应始革其弊，则朝政为一清，比闵氏入宫，而是应中道颓废，目睹韩社之屋，其端必自宫掖始，歔歔伏臆，不忍见危败，而兴晋阳之甲以讨之，又未尝尸其名以归于己，其诸可谓噍尾而晓音者欤。同恶相济，情也，故闵氏之憎是应，则慈禧太后必助成之，然后知古之悼史以外家壘容为戒者，其立言果非迂阔而远于事情也。

三十年以来，肃顺诛，是应囚，至今日则谭嗣同等六人又以齟齬荣禄，至同日伏尸市曹，康有为虽脱，亦几几不得自免，岂女主任事，则其祸必至于是耶。抑慈禧太后之志，则可谓始终不渝，而非其堕于晚节也已。

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25日，署名为蕲汉阁主。

俳谐录

亚非利加之沙漠，有大鸟焉，白羽而长距，伸其颈则脩八尺，其形盖与骐驎不异也，人或狎之，稍稍失其志，则举足以蹠，或至折股，是名曰驼鸟。然而栖之以丛囿，豢之以珍饵，清泉浴之，凄风播之，则驯狎依人，不施衔轡，而可以服乘，虽驾盐车、载囊橐惟所命。鸚鵡笑之曰：“吾巢于榛棘之间，欲翔则翔，欲止则止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可以适吾志矣。虽彼鹏与金翅鸟者，其腾击高下，不可以齐形，下至燕雀，裁啁噍于栋梁之间，然其以意进止，不受人役则一也。今以子之奇材高足，怒则拔雪山，飞则绝戈壁，不效朔方之雕鹗，搏击狐兔于长林丰草之间，而甘为人服乘、载重而不怒，出跨下而不耻，佻佻倪倪，惟鞭箠是惧者，何也？”驼鸟应之曰：“子不见夫橐驼者耶？其形之肥硕魁巨，盖十倍于虎豹，然而终日垂头于辘车之下，非爱辘车也，欲以得其重也。今吾效彼之所为，既得其饵，而又窃其重，斯一受服乘而利吾身者二焉，虽长策在前，利镞在后，奚恶矣。虽然，吾忸矣，不可以见亚非利加之凡鸟矣。”振翅而去，至乎支那，化形于河洛之间，为汉冀州牧本初之裔，果得大将。

本文发表于1898年12月28日，署名为药议阁主。

平 矿 论

曾读二十三日报章，见洗金者之日少，未尝不凛惨惻心也。其言曰：“所获生金，营矿者肋不得他售，而一两之值，仅易龙圆二十有八，其卒则又必以计逐之，以故洗者缺望，日益避匿，往属清国时，尝至万人，而今也不过百人。”

余以为相地视苗，艰难而得所求，则其志固在于自利，必强洗金者以不得他售，亦情也而何怨。若夫淘治既久，一朝驱遣而使之去，是为美待华工之续也，且逐之而不更募，是齐其矿也，逐之而又募之，则前者散矣，而后者复集，于役则劳，于事则无益，何苦而为此。余又区盖其言而勿敢信也。惟夫生金一两，而仅以二十八圆易之，则余不能无感于矿主之衰刻，而为涉滨胼胝者悲矣。夫欧洲诸国，生金不入市，入市贸易者皆金币，故以黄金易银而不足十六换，以银易铜而不足二十一换，其值诚下。今日本则非焉主金币之国也，以铸金一两，易银则五十圆而往，其抚治台湾，濶濶无改，生金圆不禁于市，环珥条脱列于锻灶者，往往而是，以金一两易银亦五十圆而往，夫上既不以金币制之，则商人亦不得强抑其价以取之，如曩所见，以二十八圆相庚偿，是仅予之半也，矿主虽尝少费，而欲厚取其息，然必以倍称之利自予，不泰赢乎。今潢池未息，警柝日闻，重以饥馑，民食不半菽，尽瘁殚思，为之谋生聚，犹恐其无所归也，而又头会箕歛，激之使日涣散，其不弄